

台北文學藝術實驗室策劃主編

【以色列文學名著】

TZILI-
The Story of
A Life
by Aharon Appelfeld

在一個猶太人的大家庭中，
彩莉是最小也是最不起眼的一個孩子。
當她的家人在驚惶中逃避
德國納粹的大屠殺時，
她一個人落單在森林之中；
故事就是敘述在殘暴的烽火裡，
這位單純溫良的少女如何求生的際遇。

少女彩莉

原著／阿哈倫·阿普菲德

譯／呂文玲

作者簡介

作者 Aharon Appelfeld 為猶太人，一九三二年出生於今日俄國 Bukovina 的 Czernovitz 地方，八歲時即被德國納粹囚於集中營。其後他逃出集中營，在烏克蘭躲藏生活了三年而投入俄軍。一九四六年，他先後流亡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目前定居耶魯撒冷。他以希伯來文從事寫作，共計出版了六個短篇小說集、七部小說、一個論文集；除了「少女彩莉」之外，最著名的有 *Badenheim* 和 *The Age of Wonders* 等書。



TLAL

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 Taipei Lab For Art and Literature

閻振瀛策劃主編

(美國楊百翰大學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所長暨英文系主任)

編審委員以筆劃為序

- 丁善雄 美國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副教授
丁履謙 高雄師範學院國文系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訪問教授
任世雍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成功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何欣 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系教授
李志夫 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
李本題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李雪琴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李慕白 美國哈佛大學英國文學博士 文化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教授
沈斯瑩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周林靜 國家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胡明珽 文學碩士 中央通訊社編譯處處長
馬忠良 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教育博士 成功大學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徐盛華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張振玉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教授
陳瑞山 美國愛荷華大學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陳智慧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講師
黃美序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哲學博士 淡江大學西洋文學研究所教授
黃斐章 文學碩士 文化大學英文系副教授
黎惟東 國家哲學博士 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薛雷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蘇雅如 美國密蘇里大學文學碩士 東吳大學英文系講師
羅茂彬 文化大學英文系教授
Madison Morrison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 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教授
Jonathan Jordahl 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 曾任韓國慶南大學副教授

序「當代世界文學大展」

· 閻振瀛 ·

儘管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的文學創作時代，可是我們身在此時此地的中國讀者，對整個世界文學而言，却所見不多，所知有限。原因除了我們長年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習慣於劃地自限外，我們歷史性的戰亂、貧窮，以及功利、小視、現實的價值體系，使我們無可避免地形成了這樣的遺憾。當然，我們眼前文學資訊視野不夠遼闊的最大原因是缺乏人才，更直接的原因是文學事業無利可圖，引不起人們用心用力的志願。

「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這次策劃主編「當代世界文學大展」，便是針對救濟我們國人不幸的文學際遇而來，希望透過展示當代世

界的文學精華，來壯闊我們的胸懷，鼓舞我們的追求，豐富我們的人生，提升我們的生命情境，溝通人類的心靈。

「當代世界文學大展」這系列的叢書，就創作時間而言，「當代」一詞是指最近十多年來出版的名著；就空間來說，「世界」二字原本無所不包，但是我們特別強調我們常見的世界文學之外的文學；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展示的範圍超越我們平日常見的一般歐美國家或民族的文學，擴大到那些少見的國家或民族的文學。可見「當代世界文學大展」有其極特殊的「新」度與「鮮」度，這是這個出版計畫最大的特色和貢獻！

另外我們要特別告慰於讀者的，是我們策劃、選書、翻譯、審稿、校訂、出版的作業程序異常嚴謹；從事實際翻譯的工作羣，陣容也十分堅強，個個都是修讀外國文學出身，並且大多數擁有碩士

以上的教育程度；因此，呈現在中文讀者眼前的譯本，應該值得信賴。

我們不可能生存於「過去」，也不可能生存於「未來」，我們永遠生存於「當代」；因此，「當代世界文學大展」將源源不斷地譯介「當代」的世界文學名著。我們情不自禁地要說：「生活在此時此地的中文讀者開始有福了，祇要具備閱讀的興趣，就有權利欣賞當代的世界文學，並且無遠弗屆！」謹序。

閻振瀛

序於「臺北文學藝術實驗室」

彩莉·克拉氏有個悲慘的命運。她生長在一個貧窮人家裏，由於是個大家庭，所以她從小就沒有特別受到重視。她的父親生病了，母親又忙於自己的小店，因此彩莉整天都和院子裏那些被廢棄的東西在一塊，毫不起眼地漸漸長大。

通常是在傍晚時分，她的哥哥或姊姊會把她從塵土中拎進屋裏。她是個安靜的小傢伙，並不特別引人注意，也少說話，因此就像隻小松鼠一樣，早上醒來晚上就去睡覺，一點也不會抱怨和流淚。就這樣地，她日漸長大。大部分的夏天和秋天她都在戶外渡過，而冬天的時候就蹬曲抱著枕頭睡覺。由於她長得又瘦又小，也不會擋著路，家人也就忽略她的存在。偶爾她的母親想起來時，會喊一聲：「彩莉，你在哪啊？」「這裏」，她回答後，母親胸中頓時的驚慌就馬上消失了。

當她七歲的時候，家人爲她縫了一個小書包，買了兩本範帖送她去上學。那間學校由灰石頭築成，上面有個斜斜的屋頂，彩莉就在那兒上了五年課。她不像同年齡的小孩一樣，一點也不出衆，反而顯得有些笨拙而且畏縮。黑板上的大字讓她頭腦像打了結一般，因此，在第一學期末，彩莉毫無疑問地被認爲是智能遲鈍。她的媽媽又忙又煩，於是把氣都出在彩莉身上，「你爲什麼不用功一點呢？你必須再用功些」，而她病中的父親聽到了這話也會在牀上嘆著氣說，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喔？

彩莉得用心地學習，但總是很快就忘掉了。甚至非猶太人的小孩都懂得比她多，她真是搞迷糊了，一個猶太人的女孩居然一點頭腦都沒有！而別人也幸災樂禍，所以儘管彩莉下決心要雪恥，但只要一站到黑板前，又變得腦中一片空白而手脚發冷，只好默默地承受別人的嘲笑了。說也奇怪，她常常坐著用功地讀書，但一切努力似乎都白費，一直到四年級了，仍然無法自如地運用九九乘法表，書寫的字體也是亂七八糟混在一起。這件事使得母親生氣地打她，父親也把她叫到牀前責罵，「爲什麼你不用功一點呢？」

「我有啊！」

「那爲什麼你什麼都不知道呢？」彩莉只好低下頭來，

「爲什麼你總是替家裏帶來不光采和羞恥呢？」她父親咬牙切齒地說著。

她父親病得不輕，而這個小女兒的表現更令他傷心。他一次又一次地責罵彩莉懶惰、不用心，卻從來沒想到她是由於不能而非不爲。「如果你願意的話就一定能」，這不是一種判斷而是一個信念，這個信念讓他們全家人結合在一起，於是她媽媽專心顧店，而女兒們都要用功讀書。所以彩莉的兄弟們全意投入書堆裏，他們準備期末考，不僅把瑣碎的課程都牢記在心，補充材料更是不放過。而彩莉得煮飯、洗碗、除草等，樣樣事情都要做。她瘦瘦小小的身子，跪在花園草地上工作時，看起來就像個下女一樣。她雖然這樣辛勤地工作，但仍無法使自己免於被羞辱，一次次地，「爲什麼你什麼都不知道？就連異教徒的小孩都比你懂得多」，彩莉失敗之謎，讓每個人都困惑又痛苦，尤其是她母親常會喊自己命苦，生出這麼笨的女兒，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入冬以後，會有戰爭的謠言已經滿天飛了，但在偏遠的地區就只有一些耳聞而已。克拉氏家族仍像螞蟻一樣地工作著，大人貯藏食物，女孩子忙著約會，而男孩則在長條的紙上畫幾何圖形。考試逼近了，陰影籠罩著每個人，從父親房裏更傳出了重重的嘆息聲，「要用功啊，孩子們，要用功不要偷懶啊！」

雖然彩莉在家中有時根本被遺忘了，但在學校中，她卻成爲猶太小孩子們挖苦、嘲弄的對象；而奇怪的是，她也從來不哭或求饒，仍天天到她的受難室中，默默接受他人的污辱。一星期中會有一天有個鄉村來的教師來教她祈禱文，儘管她家中不再見到猶太教的儀式，但她媽媽認爲宗教的研讀對彩莉會有好處，只不過要付些錢給那老人罷了。那個老人總在下午來但不一定那一天；他從不提高嗓門說話，頭一小時總說些聖經故事，然後和她一起唸祈禱文。課程結束後，彩莉會替他沖杯熱茶。「她的進度怎麼樣啦？」她媽媽常常會問，「她是個好女孩」，那老人會這樣說。這老師也知道這個家庭並沒有持續安息日和禱告，所以不明白爲什麼還要遲鈍的小女孩來擔任延續的任務。彩莉也盡可能的取悅這老人，好像自己能跟上進度一樣。她的兄弟們對這個老人的到訪感到不滿，因爲他總是穿著白外套和破舊的鞋子，而他眼中反射出無神論者的調調，更令人不悅。據說他的兒子已移民美國，他自己孤單地留在老朽的房屋內，過著淒涼的生活。他也了解自己在克拉氏家族眼中，不過是個男僕罷了，所以對他們冷落的眼光也不在意，只是卑微地接受，並盡自己的責任而已。

通常唸完禱文他會問彩莉相同的問題，

「人是什麼？」

「塵和土，」彩莉回答說，

「而他会站在誰的面前受審判？」

「在萬能的主面前，」

「那他必須做些什麼？」

「祈禱和研讀摩西五書中的十誡，」

「那麼十誡是寫在那裏呢？」

「在摩西五書中。」

這個固定的問答，韻律似的聲調，常喚醒了彩莉的靈魂，而且在她的身子裏迴蕩不已。奇怪地，彩莉並不怕這老人，他的到訪反而使她充滿寧靜，而這種感覺在往後的日子裏，更無形中地與她作伴。所以在晚上，她有時背誦到：「聽啊！猶太人，」那時偌大的迴聲就好像會引導自己一般，她矇起臉來傾聽。

彩莉就這樣地長大了，要不是那老人來教她，也許她的一生會更可憐，因為她學到了接納和容忍。雖然他有時會變得不耐煩而責備她，但她仍想像著在他的聲音中聽到了

少女彩莉

溫柔，讓自己沉浸在一片虔誠的安祥中。

戰爭爆發了，彩莉的家人都逃難去了，只留下她一個人看家。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人會傷害一個幼弱的小女孩，況且她還可以在這場風暴過去以前，照顧他們的家當，所以丟下一句「我們稍晚會回來接你」的話後，她的哥哥把父親放到擔架上面，就匆忙的走了，而彩莉也無怨言地接受了。

就在那一夜，軍人侵入城裏，四處破壞，驚叫聲四起。彩莉幸運地毫髮無傷，也許是沒被看到的緣故吧！她躲在後院中的木桶內，上面還蓋著粗布袋。她了解自己應該待在家裏頭，但害怕的念頭讓她不敢留在家中，尤其現在更渴望聽到熟悉的叫聲，可是周遭一片混亂，尖叫、狗吠還有槍聲，讓人更加地恐懼。她只好一遍遍地重覆著那老人教她的祈禱文，使自己鎮靜下來，這樣慢慢地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醒過來已是晚上了，四周靜悄悄的。彩莉把頭探出來，從屋頂的隙縫中看到了夜空，她用手撐起上半身，才發現腳已有些麻木冰冷，只好用手搓一搓，一陣刺痛的感覺傳上心頭。然後她就趴著看天空，此時不自覺地就自言自語起來，

「人類要站在誰的面前接受審判呢？」

「在萬能的主面前。」這些話之所以讓她記憶深刻，應該歸功於老人的堅持要她發音正確所致。

現在腳不麻了，她踢掉了麻袋，對自己說：「我必須站起來」，於是就站了起來。這棚架搭得比她高多了，由厚木板蓋成的；本來是用來貯藏一些木頭、木桶、舊的浴盆和陶器。除了彩莉外，沒人注意到這個舊棚子，因為對她而言這裏曾是一個庇護所，而現在對這些被棄的物品，更有一分說不出的親切感。四周一片寧靜，她這才注意到自己是頭一次站在夜空下。記得孩提時，家人很早就拉下百葉窗，慢慢長大後，他們也不讓彩莉夜裏外出，所以這種用手觸摸黑暗的感覺，真是不可言喻。

她轉向右邊空曠的田野一看，發現天空更高了，尤其站在直立的玉米田旁，更顯得自己的嬌小。不知怎的她頭也不同地往前走；走了好久，停下來後只聽到葉子沙沙的聲

音：一陣微風吹起，冷涼的黑夜稍緩了她的口渴。玉米田一塊接著一塊，中間用籬笆隔開；有幾次彩莉絆倒了，但很快地就又站起來，最後她把裙襬提起塞進腰帶裏，這樣走起路來，反而覺得輕鬆自在多了呢！後來她開始用跑的，突然間有個念頭閃進她腦子，嚇了她一跳，但很快地又消失了，於是回復了原先的步伐後，她又繼續地往前走。

在那些浮光閃現的思緒裏，令彩莉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姊姊準備期考的一幕，她埋首書堆中，不准別人打擾，有一回她趕走彩莉還說：「離開我的視線，我不要見到你，那樣會叫我緊張。」說也奇怪，這些話在黑夜裏反而顯得更清楚有力。慢慢地，黑夜過去了，天際出現幾道白光，天空染成粉紅色。彩莉彎下腰，揉揉小腿，順便拔下玉米莖，放入嘴裏咀嚼，一股清涼的液汁滋潤了她的喉嚨。

亮光劃破天空灑向她頭頂，一些落單的動物叫嚎著，聲音由山谷間傳出，立刻引起一陣狗羣的狂吠，彩莉靜靜地聽著這互相共鳴的聲響，不知不覺地入睡了。陽光暖和她的身子，睡了好幾小時後，醒過來時已汗流夾背了。她提起衣服把刺痛身體的沙子抖落，面向著和煦的太陽，頭一次體會到孤獨給人痛苦又甜蜜的感覺。

然而這種溫馨的時刻並不長久，槍聲和四起的尖叫聲，還有斷斷續續的哭喊聲，使

彩莉不得不立刻彎下身子，並且用手矇住臉，好久一段時間不敢抬頭看，再加上又熱又餓，使得人變得昏昏沈沈的。太陽漸漸西斜，她彷彿又看到了躺在病牀上的父親。那是離家前幾天，謠言四散，人心惶惶，誰還顧得了什麼課本和範帖，大家都自顧不暇。但她家仍籠罩在考試的陰影下，姊姊緊張又沮喪地扯著頭髮，而媽媽在店裏忙東忙西的也顯得焦躁不安？媽媽不斷地重覆著考試的日期，一邊還不忘說些客套話，只有爸爸平靜地躺在牀上，好像對自己家中一切成功地步入正軌感到欣慰。他似乎忘了自己的病，也忘了么女帶給他的恥辱，只盼望自己一生中未完成的心願能由其他的兒女們來達成——那就是讀書，而且把畢業文憑帶回家來。

一覺醒來，所有的幻影都成空了，彩莉站起來離開玉米田，向森林的外緣走去。無意間，往日的情景又浮現眼前，仍是離家前幾天的情形。么弟是個頑固的人，他要一輛腳踏車，只因他的朋友連最窮的在內都有腳踏車。雖然媽媽苦口婆心的勸他，說家裏沒錢，就算用私房錢去買也不夠，何況他爸爸藥費又不能少，但仍無效；彩莉十七歲的哥哥也在店裏大聲地責罵他，還引來不少路人進來叫他閉嘴；她未曾離開過課本一刻鐘的姊姊也尖叫著，都是因為家裏這麼吵考試才沒考好，而她像求救者猛揮著手的畫面，還清清楚楚地印在彩莉的腦海裏呢！

白天過得真慢，或許是餓過頭了吧，彩莉現在反倒不再那麼餓了！前面是一片森林，到處靜悄悄的，但她不再恐懼了。從小對生活的期望就不高，現在又經歷了幾天的